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求偶纪

“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

The Puppets In A Hundred Years:
The Perspective From Neo-Structuralism Anthropology



张猷猷◎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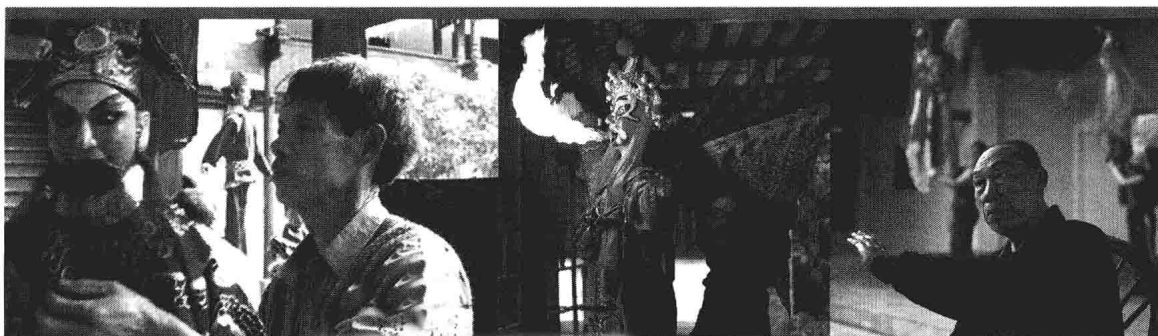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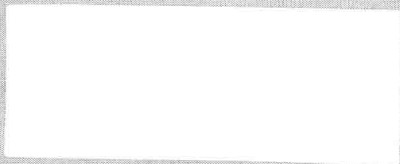
求偶纪

“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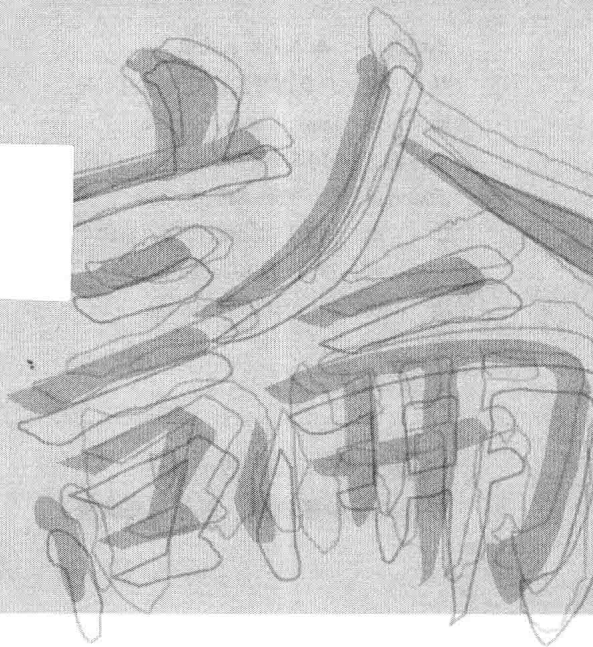
The Puppets In A Hundred Years:
The Perspective From Neo-Structuralism Anthropology



张猷猷◎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以四川省北部的大木偶戏（简称“川北大木偶”或“李木脑壳”）为研究对象，以神话与历史、生计方式、政治历史过程、木偶在民间信仰体系中的文化位置为研究线索。使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论对以上四个维度中的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生计方式的选择、政治历史过程的变迁以及中国汉人社会神灵信仰模式的结构与行为的“二元论”与“关系论”展开思考和研究，在各种“纵式”与“横式”的研究框架与元素匹配中阐释各种关系及其对木偶、木偶戏、木偶艺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之演化过程及结果。

责任编辑：冯 彤

责任出版：刘译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偶纪：“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张猷猷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30-2331-3

I. ①求… II. ①张… III. ①民族社会学—民族人类学—研究—四川省 IV. ①C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846 号

求偶纪——“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

QIUOUJI——“LIMUNAOKE” DE RENLEIXUE YANJIU

张猷猷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86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印制中心

开 本：787mm×1029mm 1/16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214 千字

ISBN 978-7-5130-2331-3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fengtong@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3.5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木偶艺术大师李德三先生的孙子李东在表演木偶吐火



杨青文在表演“梁祝”，作者摄于2010年夏



木偶表演书法



演员们表演变脸绝技



皮筋儿表演吐火绝技



李泗元先生在讲戏



笔者与严福昌

序

当人们看到《求偶纪》这一相当引人兴味的书名的时候，我们却着实想把读者一下子引到作者的田野发现上面。这里说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川北木偶人的生活方式的故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组织社会生活的，以及他们一代一代人的演出活动具有何种重要意义？

中国汉人社会的研究经常会关注家族宗族组织，因为这种组织携带了来源悠久的历史原理。然而无论是宗族社区，还是无宗族的地方社会，家族主义的原理和制度大体是一致的。众所周知，尊长睦族、父子轴心、兄友弟恭、均平和顺、同舟共济等集中体现了家族主义的人伦观和角色地位，从古至今，这一套规则经过世代实践和耳濡目染，逐渐扩大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和文化模式。这种原理和模式把古老的家族主义的人伦观和角色地位模式向外延伸，推衍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当汉人社会家族之外的各种社群需要组织起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总是喜欢运用家族主义的原理、已成通行的文化模式以及经常呈现出的文化惯习，把家族主义的框架引申到非家族亲属团体的构成原则与实践之中，用以类比和构拟各种社群，就是所说的类家族主义^①。类家族主义不只强调家族主义之泛化，而且凸显汉人社会多样性的、不同类别的各种社群组织及其特征。

的确，作者明确地发现，因文化的原理组织起来的川北大木偶戏团体，其“类家族主义”的情感纽带和组织构成的灵活性，使得李家可以吸收外姓人为其提供帮助和服务，有时这种帮助可以是无偿的；而且木偶戏之精华与艺术传承正是在乎于“家族、师徒、同宗、同乡等亲密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组

① 庄孔韶，李飞。人类学对现代组织及其文化的研究//民族研究，2008，3。

织与民间信仰团体。”。这显然属于“类家族主义”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类别，即古今乡土社会存在的家族成员为核心而成员延伸至家族以外的联合艺术团体。而乡土熟人社会中的同宗亲属和邻里同乡是其串联与组织的基础；又因其木偶剧团的大面积游走性，其成员之纳新明显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如果我们站在汉人家族内外双向看待家族主义的特征，还会得出以下两大特征：一是家族亲情忠诚，二是内外有别。^①这本来是笔者在谈到家族企业特征时的小结，但也在川北木偶组织发现了。张猷猷博士关注到了木偶班子里李家人和非李家人存在的“关系上的”差别。这是其一。还有，便是李家独门技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原理实践的“伦常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显然来自于汉人文化规矩中的“父子轴”和上文提及的“家族亲属忠诚”的古老儒家理念。既然古今家族主义的文化规则中“均等”、“孝悌容忍”和“无间言”等早已是化解家内矛盾的重要的平衡信条，那么在一个包含有外人的“类家族主义”团体内部，如何使用家族主义的信条化解矛盾，不仅是对古老血缘亲属忠诚倾向之模拟，而且还须顾及到变迁中的熟人社会中，这些信条对家族或类家族之中的矛盾、不和，甚至离析，究竟反映了多大的阻止效应。因为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那些更大游走范围的社会变迁的内外影响因素，即“人类学总是随时提醒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的联动问题”。

除了家族主义原理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归属范畴的因素，如旨趣、艺术与心灵之共鸣引起的社群合作与互助的社会实践，这种非功利的合作组织之维系同功利性的（如商业合作社）合作组织实践并不可同日而语。

张猷猷博士在田野追随的川北木偶社群所反映的家族主义与“类家族主义”类型中，还有一项发现是极为少见的。就是说，笔者研究团队从2000年卷入公共卫生调研，经多年观察的汉人社会社群类别中，尤以多样化的“类家族主义”^②为显著，如张华志的云南家族企业观察、曹湜对美国安利（中国）公司组织中国化的进程研究等多类型识别，大多反映为上述不同组织的“类家族主义”多样性类别诠释。而川北木偶社群则在长期的木偶演出生涯

① 王向华，庄孔韶．中国国家企业、类家族企业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紫荆论坛．2013（5），85.

② 张华志．家族企业的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曹湜．对安利传销过程的人类学观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等多部论文作品都描述和讨论了多种类家族主义的状况。

中，扮演者社群中除了个人与组织以外，还有似人似神的大木偶。这些角色和神态各异的大木偶真的只是通常的物化道具吗？

川北大木偶的制作就如同真人的尺寸，当是为了逼真。他们对木偶道具充满感情，在辗转游走演出的山路中，即使自己的脚崴了，也不能损毁木偶。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在演出前，甚至要给木偶敬香，有的人还给木偶梳头，宛如即将共同出场的演员化妆互助。不仅如此，在演出中，木偶可扮演人神，李家班的演员也化妆扮演人神角色，呈现了人偶交互和混生出场。因此，也可以说，川北大木偶戏班社群的“类家族主义”，已经有了对单纯人间的超越，这些活灵活现的大木偶，它已经包含着“亦人亦偶”、“亦人亦神”，乃至“非人非偶”、“非神非鬼”，和“非真非假”的交融状态。川北木偶社群中，大木偶的人性早已被调动起来，木偶戏班成员终日和“李木脑壳”相依为命，这明显超越了朴素的亲族情感，超越了艺术与心灵共鸣。作者川北大木偶社群的深入研究，得到了一个比其他人为组织不可多得的新奇个案，因为它包含了拟人却实现了人性化认知与认同的木偶角色，这委实是一个人偶共居的“大家族”，或者说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人偶交融的、扩大了“类家族主义”。

其实，张猷猷博士这本书的一个理论发现要点，更在于他把汉人社会的神灵信仰观察有机地引申到动态的木偶研究之中，导致他的“扮演”的新的模式呈现。

众所周知，汉人社会的神灵信仰一直是人类学信仰研究的一块热土。武雅士（Arthur Wolf）的《神、鬼与祖先》一书认为，“传统中国政治与宗教都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①。神被认为是官员；鬼是土匪、乞丐和其他危险的陌生人；祖先则是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如果从最小单位的家的基本层位上看，灶神是职位最低的官员；在村落社区层面，土地公是超自然官僚体系的代表。土地公的上级官员是城隍，被认为是士大夫或学者—官员等^②。显然，其分析与比附是将汉人的信仰同社会关系与阶序联系起来，是对官僚体系的模拟。

① Wolf, Arthur. ed. *Studied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Introduction 2.

② Wolf, Arthur.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Wolf, Arthur. ed. *Studied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4, 139.

韩明士（Robert Hyems）的研究把神明信仰的仰视之理解转向俯视之人事关系的理解。他在对宋元时期江西抚州的华盖山道教天心派和三仙信仰研究中，发现三位仙人的关系并不是比附中国的官僚系统，而是师徒和亲属纽带，其中两个弟子便是堂兄弟或亲兄弟，他们的法术和权威不是来自官场上级，而是靠自身的修行。这就是他的“个人模式”的集中解释。

如果再进一步，当看到一些如道教的逍遥自在的神灵，它们的权力也不是来源于官僚系统，当魏乐博（Robert Weller）把中国历史、信仰和政治空间加以关联性比较之后，得出了他的“异端模式”的解释。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神明偶像总是静静地存在着，人们顶礼膜拜，充满无限祈望。上述人类学家的“官僚模式”、“个人模式”和“异端模式”，也根本上是静态的观察，其各色神祇的比附、象征、阶序、法力均进入文化诠释的“固态”之中，也没有可能从此得出动态的过程观察。为此，张猷猷博士将上述三种模式统称为“模仿模式”。

为了将一般性神明和木偶加以比对，作者看到木偶所扮演的“打财神”演出，他可以作为汉人信仰的“正统模式”去扮演；而“愿神”的展演又很像是“异端模式”；“跳加官”和“锁韩林”仪式中，人、偶都可以串演鬼神，亦可展现和诠释所谓的“正统模式”和“异端模式”。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动态之木偶展演的特别之处。于是，神圣性、灵活性、地域性、适应性、游动性，以及人偶混生和互动过程中体现的文化特征，可以被我们统称为“扮演模式”。

这样，张猷猷博士的木偶研究，一方面看到“模仿模式”和“扮演模式”均可涵盖“官僚模式”、“个人模式”和“异端模式”。然而，动态的“扮演模式”之所以超越静态的“模仿模式”，完全在于前者除了可以继续容纳“模仿模式”的内容，还可以因其木偶特有的活动性，展现静态神祇所难以展现的文化的变通性、灵活性、包容性。在神性继续存留的场景中，各种变通的人性情感得以展演与发露。

显然，无论是一般性的木偶，还是真人形大木偶，乃至新质地木偶，其活动之演出性，同一般供奉的神明偶像已是大不相同，这是携带着文化的木偶技艺之展演。因其木偶演出之动静得兼，人物得兼，这终于落入人类学观察的法眼，新的解说模式即应运而生。

当我们把《求偶纪》的前后两大主题——组织与文化象征联系起来看的话，这个“类家族主义”的木偶演出班底正是携带了汉人社会依赖亲缘、地缘和业缘原理而组织起来的。韩明士的三仙研究得出的“个人模式”只能带有静态的亲缘、业缘追忆；而李家木偶班底生涯则委实透视了一个动态的个人-社会共同体，他们的活生生的熟人社会关系展现和人偶交错扮演，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他们沉浮在地方社会文化海洋中的真挚情感和生命本真。

庄孔韶

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求是村

2013年10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西方人类学对于社会过程与变迁的研究	(2)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13)
第二章 笔者所见到的川北大木偶	(19)
第一节 从成都到峨眉	(19)
第二节 峨眉的晚会	(24)
第三节 川北灯戏与木偶戏	(30)
第四节 川剧与木偶戏的同台表演 (一)	(37)
第五节 川剧与木偶戏的同台表演 (二)	(43)
第三章 历史的“虚构”与神话的“现实”	(51)
第一节 关于木偶的人类学与神话学	(52)
第二节 为什么要放弃“历史”?	(63)
第四章 政治与艺术的生活世界	(68)
第一节 “李木脑壳”的戏班	(72)
第二节 戏班子的“内斗”、生活与情感	(80)
第三节 经历动荡	(92)
第四节 剧团在峨眉	(101)
第五节 从内外关系看社会变迁	(111)
第五章 木偶和木偶戏	(115)
第一节 木偶的选材和制作: 神树	(116)

第二节 木偶的选材和制作：李发海	(126)
第三节 传统的木偶戏	(133)
第四节 改戏	(142)
第五节 交替模式	(153)
第六章 “模仿”与“扮演”：汉人社会神灵信仰的模式研究 ...	(156)
第一节 木偶的文化位置	(157)
第二节 象征的媒介：以“锁韩林”为例	(166)
第三节 汉人社会的神灵信仰模式：模仿与扮演	(176)
第七章 结语与讨论	(186)
第一节 什么是大木偶	(186)
第二节 关系的宇宙论	(191)
参考文献.....	(194)
后 记	(201)

第一章 导 论

大约是在 2007 年春天，有一次无意中我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中看见了川北大木偶，题目让我印象深刻——寂寞起舞。对我而言，大木偶本身并没有引起我后来对它那么大的关注，但一位老人的命运却使我牵肠挂肚，应该说，是这种牵肠挂肚使我后来与木偶以及这群举着木偶的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探索·发现”的摄制组到川北石佛乡（包包场）寻访大木偶艺人，大木偶以前在它的家乡仪陇红红火火，可如今一个偌大镇子现在只有肖兴林一人能演木偶戏了，而且年轻人已经没有听说过木偶戏了。在一个蒙蒙细雨的清晨，肖兴林有意避开摄制组去地里干农活，他在尽力躲避着什么，但经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肖老师开启了话匣子。肖兴林于 1959 年加入李家班，在那里风风雨雨地工作了十多年，木偶戏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惆怅。摄制组找到了有木偶全套装备的贾家，在一段时间的交涉之后，贾家最终同意租借大木偶，让肖老师和乐队演出木偶戏。在摄制组的努力下，肖兴林将木偶带回家，可邻居们对木偶既陌生又熟悉的态度让这次采访颇具味道，乡亲们围在肖家久久不肯离去。肖老师坐在厅堂把借来的木偶衣服和帽子缝缝补补地忙个不停，仿佛回到了他年轻的时候，一个破损了一只眼睛的简陋的大木偶头在肖老师的精心处理下成为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古代书生，脚步潇洒、身段轻盈。在这个农家小院里肖老师为摄制组舞动起木偶来，虽无人喝彩但他却如痴如醉。第二天，他们在朱德故里马鞍镇丁氏庄园（房屋始建于 1912 年，108 间房屋排列得错落有序，仅次于大邑刘文采的地主庄园，被称为川北第一庄）演出，在当地旅游部门大力配合下吸引了众多观众前往观赏。老人在“为善最乐”的牌匾下舞动丢手多年的“老搭档”，初春的川北寒气袭人，

老人穿着一件毛背心，卷起袖子舞动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后老人似乎还意犹未尽，走在山岗之上，轻吟着曲调，夕阳映照着他的脊背，仿佛这一去就不知道何时再能与心爱的木偶同台献艺了。他对木偶质朴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我，成为我在读研究生时代就想进行拜访和研究的一个学术设想。

那么，什么是川北大木偶和木偶戏？大木偶究竟为人们提供了信仰还是娱乐？为何以木偶为业的戏班子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之后依旧能守着这份“祖业”而不愿舍弃？他们从20世纪之初到当下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和变化呢？本书将通过我在四川北部的田野工作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解释。

第一节 西方人类学对于社会过程与变迁的研究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交替之际，西方出现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克思开始以西欧产业工人的政治和道德立场来思考资本主义社会并对其进行批判。后来，马克思在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发现了原始共产主义，此后他对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做了深入的思考，从而与人类学对于史前社会和原始社会的研究范畴上有着某种重合和互相的影响，他的“阶级”的概念形成得益于人类学研究的资料。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在东欧与西欧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理论传统并且影响了一大批“东方”和曾遭受殖民之苦的“现代国家”之意识形态，而在西欧与美国则形成了以冲突、批判主义研究为主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流派。

与马克思的“经济”（使用与调动资源）决定论的基调不同，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本身是认知社会的关键所在，社会事实既是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也是他认知社会的基本方式，“它指一切行为的方式，不管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只要能从外部给人施加约束，它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社会事实的一个范例是集体表象。”^① 社会是一个各部分之间紧密相连的整体，受自身规律的支配，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进化，在后一个阶段中各组

①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成部分越是发挥其个性则社会越稳定。在涂尔干早期的著作《社会分工论》(1893)^①中,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趋势,即从一个单一的道德、宗教体系的部落社会转变成一个拥有多个这样体系的等级化社会,然后再进一步朝向现代的,更加分化的和意识形态更加自我化的社会转变。在这个社会中,宗教不再拥有公共地位而完全变成一种私人的事情。我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分裂界限的强调起到了一定的消减作用。这种学说具有一个含义,即社会在逐步演化^②(如果我们不用进化的话)。在这一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也越来越难以界说,但却没有任何的经验证据。

虽然马克思与涂尔干论述的重点不同,但他们具有一个同样的关怀,即对社会演化的分析与预测,这种社会演化的结构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共产国际”运动可以把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凝聚起来推翻阶级社会,而法国社会学对于道德与宗教的强调显然也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限定,宗教肯定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前者对物、技术的重视、历史辩证法、批判、阶级、压迫、权力等理论和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影响了新进化论、格拉克曼(Max Gluckman)、特纳(Victor Turner)、布洛克(Maurice Bloch)、政治经济学派(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等,成为西方人类学对于社会过程研究旨趣的一脉;后者对于分类、宗教、道德、心理分析的偏爱也形成对于社会变迁研究的另一个学统脉络,影响了莫斯(Marcel Mauss)、杜蒙(Louis Dumont)、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价值、道德观念)等人的学术关怀。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把《社会分工论》译成了英文并介绍到了美国(帕森斯把韦伯学说介绍到了美国),他特别强调了涂尔干研究社会分化的重要性。他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涂尔干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道德生活中的社会事实,人们的行动是在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形成的。那么,道德观念是如何对这个体系具有约束力的呢?帕森斯比照了斯宾塞的“契约关系”和“有机团结”两个概念,前者认为契约的达成是出于利益的交易,

①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② 涂尔干, 莫斯. 原始分类. 汲喆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101.